■家庭相册

# 最美相守

□邹娟娟 文/图

阳光与花朵相逢，绽开一个春天。金风与玉露相逢，胜却人间无数。最美的相逢是要贴着心的。于千千万万人之间，蓦然回首，那人似是故人来。

民国时代，才子佳人不胜枚举，朱生豪和宋清如却鲜为人知。时隔多年，在《朗读者》的舞台上，一对夫妇朗读了朱生豪的情书，由此，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会说情话的男人。

情诗触人心弦，背后的故事也凄美忧伤！

因肺结核，朱生豪32岁便离世，从此，宋清如独自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生活。为完成爱人的遗愿，她着手整理厚厚的手稿。一个弱女子，在昏黄的灯下，一纸一纸地翻阅、书写、编册。纵然生死别离，宋清如的内心仍有流星一样的光辉，照耀她疲惫的梦。

“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多么好，我一定要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。”“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，那意境是如何不同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，那也是何等有味。”……痛失爱人的宋清如，在无数个孤寂的日子里，和这些情话相依相守，在俗世中独自绵长、饱满！

想起了父亲和母亲。

年轻时的母亲是公认的美人。海藻一样的长发，杨柳一样的腰身，是公社文艺团的台柱子。父亲虽相貌堂堂，但家境贫寒，弟兄多。而外祖父之前做过志愿军，退伍回来在公社做村干部。母亲属于富养的女儿，念高中时，就有手表和自行车了。

当时，爱慕母亲的人也不止父亲一个，可偏偏是父亲如愿了。后来，他们有了小家，门前有鱼塘，屋后有桃林。柴米油盐，夫唱妇随。

父亲很能吃苦，可以不眠不休地割刈。受父亲影响，母亲挽起长发，内持家务，外到田间劳作。辛苦的付出终有回报，我和妹妹相继出世后，家里盖上了瓦房，生活愈发美满。之后，又有了小弟。

父亲说：“只要儿女有出息，砸锅卖铁都可以。”从小到大，他们没少为我们操心。在外人看来，二人堪称虎爸虎妈了。下雨天，从不接送；一到假期，必定将我们赶下田；十岁起，要自己烧饭、整理房间。在如此严苛的教育下，弟弟五岁就在棉花地里拔草，且手脚轻快，来去自如。天资聪颖的妹妹顶着压力，一路挺进名牌大学，顺利进入国企。

30多年间，我们一家人度过风风雨雨，欢欣痛苦兼具。父母始终如一股绳子拧在一处。

在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，他们相濡以沫。在我们外出求学时，他们经历大病缠身，日夜相伴。在我们成家后，他们老了。像所有的老人一样过上了慢生活，地里的活儿总是互相搭把手，晚上一前一后出门散步。

人世间的相守，可以超脱俗世，也可以大隐于市。

知否，知否？爱的面貌有千万种。但心有希望的相守，始终最美。

## 土地的报答

□杨丽琴

土地，繁衍和生息的基础，是人类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物质条件。

听父亲说，从我祖爷爷开始，我家都是租种地主家的土地。一年到头，虽然起早摸黑，顶严寒冒酷暑，还是饿着肚子，冻着身子。

父亲小的时候，每天只吃早中两餐，晚上，尽管饥肠辘辘，折腾得睡不着觉，也没有吃的。什么时候才能敞开肚皮，大吃一顿呀！父亲说这话的时候，伴着长长的叹息。后来，日子终于有盼头了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家分了五亩土地，种地可以为自己种了。爷爷奶奶喜不自禁，看着家里堆得黄澄澄的稻谷，有些不敢相信，真的不用交租了，这些粮食都归我们家了。但是，因为人多地少，和生产资料的贫乏，仅仅只能解决温饱。

我记事时，每天我们村头的大喇叭都唱《社会主义好》。那奋发激昂的旋律里伴着欢声笑语飞扬在广阔的土地上，也洒遍了小村的每一个角落。村民们各个热情高涨，耕耘、播种、施肥、收割，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村里人的梦想是：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洋犁子洋耙，洗脸盆会说话。

改革开放后，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我们村的土地也分到各家各户。我家五口人，连同菜地一共分得八亩多地。父亲耕犁打耙，母亲播粮撒种。边边角角都种上了粮食、蔬菜。

秋收季节，放眼一派丰收景象。土地用五彩的画笔，勾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。村民们辛勤的汗水，浇灌那一片肥沃的土地。真如儿歌里唱的：“棉花朵朵白，大豆粒粒饱，高粱涨红了脸，稻子笑弯了腰。”

有道是人勤春早。村里人不信天，不信命，只信辛勤的劳动，能换来丰硕的成果。那深情的土地，自然也不会亏待淳朴的村民。稻谷、油菜、小麦、大豆、红薯都铆足了劲儿似的生长，再生长。村里家家粮食吃不完，我家的粮仓也满了，有了粮食，家里养了猪羊，还养了鸡鸭鹅。年底，村民们杀猪宰羊，家家过上幸福年。

肚子填饱了，乡亲们就想着改善居住条件。我家也不例外。后来我家翻建了老屋，将原来的三小间土瓦房，扩建成五大间砖瓦房。以后，每年我家都要添置大件，自行车、电视机、录音机，还添置了沙发、大衣柜等家具。

春华秋实，光阴荏苒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土地上，矗立起一座座高大整齐、宽敞明亮的楼房。弟弟结婚时，我家的房屋也翻建成楼房，原来的老大件也都全部更新了，大屏幕彩电，摩托车，音响……全套现代化的设备。

如今，一条条村村通水泥路，如玉带一般，穿行于绿树青苗间，蜿蜒在连绵不绝的田畴坝埂上。每次回家，还没进村子，远远地，围绕村子是一片白色的“海洋”，阳光照耀下，翻腾着银色的“浪花”。大棚里，一墒墒，一丘丘，一垄垄，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、苦瓜、黄瓜、南瓜，躺着、站着、挂着、吊着……情趣盎然、活色生香。村子里壮劳力都进了城打工，去不了的可以给承包大户“打工”。母亲说：“没想到临老了，还能像工人一样，在这块土地上拿工资。”

我想，年近八旬的母亲一路走过来，在土地上薅、锄、栽、种，摘瓜采收，倾注了最美好的愿望和期待。而土地，更像一位慈爱的母亲，以其深情博大的胸怀滋养万物，坚韧执着，回报着这一方善良的人们。

风，轻轻地吹，送来了土地的芳香。70年来，我的家乡，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我们的祖国，又何尝不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呢？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

## 被生活温柔相待

——读苏童散文集《活着，不着急》

□高中梅

苏童是当代实力派作家，与余华、格非并称“先锋作家三驾马车”。而今，读苏童最新散文集《活着，不着急》中发现，感觉他在用一支笔告诉人们被生活温柔相待的秘诀。

书中收录了苏童50余篇散文代表作品，生动呈现了作家笔下的童年回忆、江南的平凡之美，以及市井中的人生百态。不同于小说的细腻绵长，苏童的散文质朴简白，常在三言两语中总结出简单真挚的生活哲理。他的散文极少有展现激烈的矛盾与冲突，就像夏日一杯清冽的白开水，并没有太过丰富的味道与刺激，但却能让饮者在人生的炎炎夏日中真实地感受到清凉与平静。

苏童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沉默的人，在他的一生里他从喜欢沉默被迫变得健谈，他自己却并不沮丧悲哀，反而因此而感到一丝成就感。人是需要不断改变自己的，在苏童看来，学会说话就是学会生活。沉默是一把锁，总会有人或者事情打开你心里的这把锁。而对于生活，苏童的文章里也体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镇定，生活总是会洗涤一些，然后留下一些，人也无须为此而过于沉溺，人的爱与美以及人所希冀渴望的一切，都要被庸常凡俗失望以及坎坷分割一半。

故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拥有神性的情感寄托，在苏童的文学世界中，他的故乡只有八百米，并且用敏锐而真实的角度察觉出“孩子是没有故乡的”，而孩子一旦长大，那条哺育他的街道，才成了故乡。这是一个时间的悲剧，但却是一次美学的升华。苏童的小街生活消化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，消化着日历上的时间，它的钟走得很慢，却镇定自若。对于每一个身在故乡的异乡人来说，喜欢就是一种幸福。

对于生活，在平静和看似如常的叙述里，苏童放置了深沉而厚重的感情。黑色的“老凤凰”说：“你走慢一点，想想过去。”红色的“捷安特”说：“你走快一点，想想未来。”在这两种人生姿态中，苏童选择了第一种。苏童说，人不能因为讨厌某个季节便在某个季节里死去。人也应该淡然面对生命中的雨季和寒冬，因为阴雨和寒冬就是组成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。“年轻时一件穿过的T恤，变小了，洗坏了，再也不能穿了。苍老是一件睡衣，穿上就准备上床睡觉，可我没有睡意。不想睡，怎么办？着急也没有用。”人生就是如此，你需要的就是将时间过长，让一天过慢，把一生过好。

苏童在这本书中说道：“记忆的力量从来都打不过虚构的力量。”在他看来虚构的自由，可以给人万能的勇气、锐利的目光，帮助人刺探各种人生最沉重的谜底。通过文学的比喻，文学世界中的虚构，就好比现实生活里的想象力，就是那种对新鲜事物与未知生活充满好奇的激情。土地是河流的桎梏也是河床的所在，虽然现实生活禁锢了人的生活，但是人的激情以及这种人的本性中包含的“虚构的力量”，让人生的长河得以奔向远方。

正如其他很多作家一样，苏童不断努力地突破其固有的写作模式。他笔下的人性美、人情美，真实的独特的体验无不令人赞叹。他的散文风格恬淡，文笔简洁，看似平平淡淡，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**工会岁月**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(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
**青春岁月**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**家庭相册**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**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**
**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**
**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**